



乔治·桑

爱情小说精选 2

林珍妮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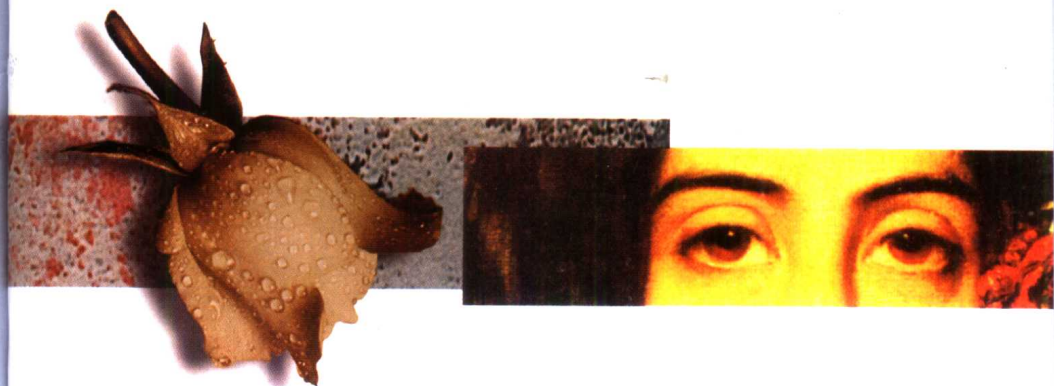
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

重庆出版社 ▲

THE SELECTION OF
LOVE STORIES WRITTEN
BY GEORGE SAND

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

重庆出版社 ▲



乔治·桑

爱情小说精选 2

林珍妮 译

THE SELECTION OF
LOVE STORIES WRITTEN
BY GEORGE SAN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乔治·桑爱情小说精选 2 / (法) 乔治·桑著; 林珍妮译, 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01.1

ISBN 7-5366-5117-1

I. 乔... II. ①乔...②林...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624 号

乔治·桑爱情小说精选 2

林珍妮 译

责任编辑 陈建军

封面设计 金乔楠

技术设计 张 进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

字数 220 千 插页 5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366-5117-1/1·1000

定价: 15.00 元

(全套定价: 60.00 元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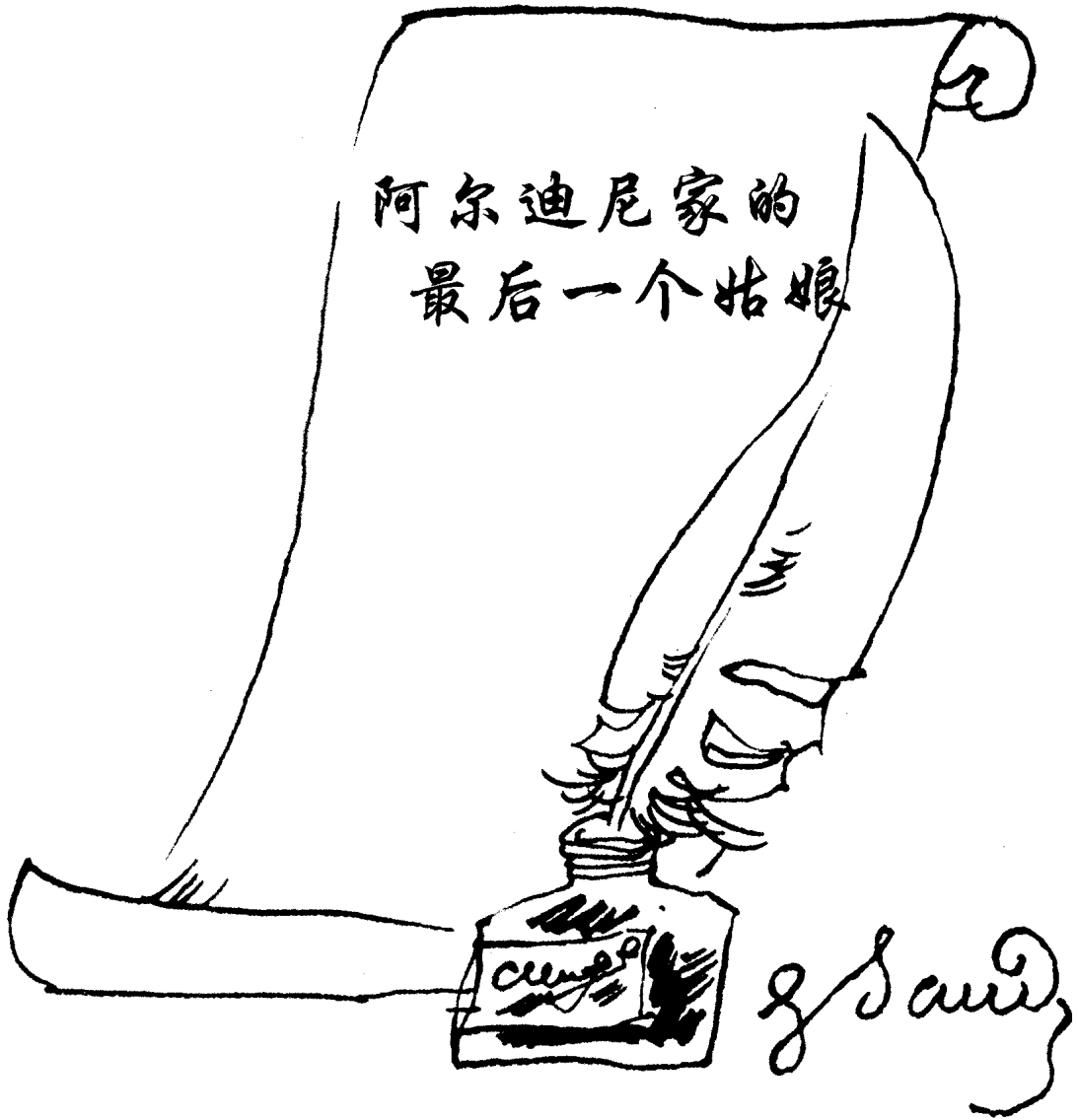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阿尔迪尼家的最后一个姑娘…(1)

特维利诺……………(163)



阿尔迪尼家的
最后一个姑娘



出 版 说 明

小说向来或多或少地，是作者凭想象或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东西。其中的想象有如天上飘过的云彩。你知道云从哪儿来，往哪儿去吗？

与儿子并肩漫步穿过枫丹白露树林的时候，我考虑的不是这本小说，我想的是别的事情。这本书是我晚上在一家旅店写的，早上就忘记了，光顾着浇灌花卉草木，欣赏蝴蝶飞舞的姿态。我可以详细叙述到商店采购物品的情况，我们的心情如何欢快，我却说不出为何到了晚上，我的心便飞往威尼斯。我本来可以找出其中的理由，不过，说句老实话，回忆威尼斯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，如今已不再回忆它了。

乔治·桑

1853年8月23日于诺昂





致西班牙的领事 卡尔罗塔·玛尔利亚尼夫人^①

亚得里亚海的船员不在舟船上绘上玛多娜的画像，不会把新船放进大海。啊，我美丽善良的女友啊，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，愿它如同绝世美人玛多娜般，保佑那些在变幻莫测的波涛上颠簸的轻舟。

乔治·桑

1

莱里奥先生已度过了青春四溢的黄金年华。这位歌唱家也许充分发挥了肺功能，肺活量大而导致胸肌发达。也许由

^①原文为意大利文。





于他特别注意合理使用体内器官，他的肌体（他戏称他的身体是嗓门的“鞘”与“套”）适度的发福，一双腿仍保留青春时期优美的线条。他有如帝国时代妇人们赞赏倾慕的英俊骑士，举止优雅，风度翩翩。

莱里奥在拉·费尼斯城、拉·斯卡拉城的舞台上扮演“一流角色”，他饰演的人物符合剧作的要求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颇具风格。他凭着动人的嗓音，杰出的才能，在意大利艺术家中保持一流地位。他长着一头丰盛的珠灰色秀发，大黑眼睛放射出热烈的光芒，在沙龙及舞台上仍能吸引妇人的目光。他还是个谦谦君子，处事审慎持重，作风正派。但我们颇为不解的是，他虽然拥有上天赋予他的魅力，在光荣的事业中获得辉煌成就，但情场中却屡屡受挫。据说，他曾遇过刻骨铭心的爱情，但他享受不到它的幸福，或由于他的豁达大方，慷慨宽厚，把浪漫的爱情埋葬于遗忘中。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神秘的爱情的失败原因。他没有玷污过一个女性，意大利和德国的名门望族，富贵人家都向他敞开大门，他足迹所到之处均引起轰动，引起妇女对他的迷恋。他在各地留下的口碑极好，众口一词，交口称赞他是个善良，正直，人品无懈可击的明智人士。

我们这群艺术家是他的伙伴，好友，我们也认为他是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。与人交往时，他显得宁静愉快，亲切温和，端雅持重，但也不时露出内心的哀伤。一天晚饭后，我们在圣玛格丽特一个香气馥郁的葡萄架下抽雪茄，帕诺利奥神父向我们讲述他的青年时代，他充满诗意的爱情，当时他内心的思想斗争是那样的感人、纯洁、勇敢、可佩。

莱里奥受了他的影响，竟与我们一道共诉衷曲。神父频频向他提出问题，加上贝帕的目光一再催促，他终于向我们



吐出了心声，承认对艺术的热爱不是他惟一体验过的高尚感情。

“哎，”他感伤地叹息，“我与你一样，也曾爱过，斗争过，我也曾在情场上打过胜仗！”

“你也像他一样，发誓终生不娶吗？”贝帕盈盈一笑，用她的黑色扇柄轻敲神父的手臂。

“我没发过誓，”莱里奥答道，“但我总是很自然地接受正直感情的支配，理智地拒绝爱情。我不相信，一个人在拿别人的命运开玩笑的时候会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如果你们愿意聆听我的故事，我就给你们讲述我遇到的两次爱情的经历。你们会明白，在爱情面前，我虽谈不上显出英雄本色，却也不失丈夫气概。”

“你的开场白颇不同凡响呢，”贝帕说，“我担心你的故事的调子会像法国的奏鸣曲。你需要乐曲为你作序。等等！这个调儿合适吗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在诗琴上轻拨了几下。琴发出响亮的和音。她又奏出雄壮庄严的行板的第一拍子。

“不是这个调，”莱里奥说道，他用贝帕的扇柄压住弦声，“你倒不如给我奏一曲德国华尔兹吧。快乐之神与痛苦之神紧紧相拥，他们轻轻地旋转，轮番呈露他们沾满泪水的苍白脸庞，插着鲜花的容光焕发的额头。”

“太妙了！”贝帕说，“就在此刻，丘比特奏响他的小提琴，指出错误的拍子。他多少算得上是个芭蕾舞教师。快乐之神不耐烦了，跺着脚，鼓励妨碍她抒发激情的，枯燥乏味的音乐师。痛苦之神精疲力竭，向无情拙劣的演奏家转过泪光荧荧的双目，请他放慢速度，不要转动得过于迅速，而听众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打定主意睡觉去。”





贝帕开始奏动人的华尔兹舞的前奏。时而放慢时而加速每一个拍子。这些拍子迅速配合她那俊俏脸蛋上的表情，脸上时而活泼愉快欢乐，时而抑郁悲哀凄苦。她以讥讽的方式，以乐声嘲弄莱里奥，里面充溢着这位艺术家爱的力量。

“你这个蠢女人！”莱里奥说道，手指按在弦上。弦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尖叫，震颤着，又住了声。

“我们不要德国的管风琴！”美丽的威尼斯女人贝帕嘻嘻哈哈笑着，嚷道，又把吉他递给他。

莱里奥说道：“我们应该把整个世界都看做是自己的祖国。像我们平日说的，我们是伟大的波希米人。向奥地利的专制君主开战！可我们要尊重德国的华尔兹！尊重韦伯的华尔兹！啊，我的朋友们，尊重贝多芬的华尔兹，舒伯特的华尔兹！啊，你们听着，听这首诗！听这个凄婉哀伤的故事！听这个令人失望的，爱情的，狂欢的故事吧！”

莱里奥一面这样说着，一面拨响乐器的弦索，开始练声。他使尽声能，以整副灵魂歌唱贝多芬的《欲望》一曲。然后，他突然住声，把还在发出悲凉颤音的乐器扔到草地上。

“没有哪一首曲子能像这一首打动我的灵魂。应该承认，我们意大利的音乐只能表达感觉或被激发的想象，而被激发的想象表达最深切最微妙的感情。贝帕，我过去与你们一样，抵制德国天才的威力。对这来自北方的曲调，我充耳不闻。我不能也不愿理解它。可是，神奇的灵感不受国境线的限制，不受服装的颜色，不受花花绿绿的万国旗限制的时候来到了。天空中飞过天使，精灵，看不见的进步天使给我们带来各大洲各大洋的诗歌及和声。我们别把自己埋在自己的废墟里吧，让我们的天才振翅飞翔吧，张开怀抱，支持拥护阿尔卑斯山



巅上空的一切天才吧！”

“你们听听，他又在胡思乱想，浮想联翩了！”贝帕抹抹沾满露珠的诗琴，大声说：“我还一直以为他是理性十足的男人呢！”

“你还以为我是冷淡的，也许是自私的男人吧，是不是，贝帕？”莱里奥神色忧伤，坐下来说道：“我原来也以为我是这样的人，因为我非礼之事不为，我为上流社会的苛求作出了牺牲。夜深人静时分，大广场上回响着奥地利联队的军乐声，贝多芬交响乐的片断，乐声扰乱平静的河水。听到这乐声，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我觉得我作出的牺牲微乎其微了。新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滋生：惆怅，惋惜，哀伤，悒郁，幻想。从前，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悲哀的感觉不会钻入我们南方人的肺腑里。如今却从千万个毛孔里钻进来了。我很明白，我们的音乐不完整。我从事的艺术不能充分表现我的灵魂的呼声。这就是我不喜欢戏剧的原因。它已经麻木，不会因胜利而激动，不愿借助老办法获得新的掌声。我想投身到新的充满激情的生活中去，在抒情喜剧里寻找表现我生活中遇到的悲哀事件——也许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变得郁闷，恍惚。贝帕，你又要无情地挖苦我了。你真不该挖苦我。噢，我的好朋友们，喝吧！欢乐的意大利万岁！美丽的威尼斯万岁！”

他把杯举至唇边，但没吞一滴酒。只见他神色黯然，心事重重，把杯子放回桌上。神父叹了口气。贝帕握住他的手。大家伤感，相对默然，好半晌，莱里奥终于履行他的诺言，向我们叙述他的故事。

你们都知道，我出生在奇奥吉亚，是渔夫的儿子。奇奥吉亚河两岸的居民几乎个个胸肌发达健壮，嗓门洪亮。要不





是他们一大早就要在船上与风声、涛声搏斗，撕破了嗓子，过量抽烟喝酒以抵抗瞌睡疲劳，他们的嗓音应更为悦耳。我们奇奥吉奥人是好种族，据说法国有位伟大的画家名叫列奥波尔多·雷贝尔托，曾在了一幅画中表现他们典型的美，可惜这幅画还没给任何人观赏过。

就像你们亲眼见到的那样，我的体质相当强壮，可我的父亲把我与我的兄弟作过比较，认为我孱弱，不让我干撒网、承接小艇或三桅帆船领航的粗重活儿。他只教我双手操桨，撑小艇，命我充当轻舟船夫的助手，到威尼斯的广场谋生。离开父母的住屋，离开海岸，离开父辈从事的光荣惊险的职业，开始被奴役的生涯，对我是极大的痛苦和侮辱。我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会唱许多《阿利奥斯特》与《塔斯》歌剧中的片断。我可以做逗人开心快乐的船夫，给外国人与游客划船，凭着耐心，每月可赚五十法郎。

您不晓得吧，佐治（莱里奥说到这儿，向我转过身来，说道），在我们家乡，乡民是怎样培养对音乐及诗歌的感情和兴趣的。过去我们就有，现在还有行吟诗人、吟游诗人（虽然这类人已绝迹），我们称他们为“丘比特”。他们是浪迹天涯的叙事诗吟游者。他们从中部省份给我们带来变了音的，不准确的母语，说得好听一点，他们以南、北方土语的天才丰富了我们的母语。我们的老乡记忆力强，想像力丰富，很自然，很轻易地就把即席吟诗的古怪方式与诗人的创作结合起来，在此过程中保留与采纳了新的成语、短语，美化了自己的语言。语言与文章中夹杂着各民族方言。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边境省份，沿海地带语言迁徙的保管员。我们不学无术，只好接受这类“流动学院”传播的文化。你们常有机会从泻湖歌唱家的歌声中，欣赏体味力量的美，领略意大利诗



人奇特的创作。

星期天中午，在奇奥吉亚公共广场，做完大弥撒之后或在晚上，吟游者在山坡的小酒馆里唱他们那些时断时续的宣叙调歌曲。他们的歌声，吟诵声吸引许多热情的观众。“丘比特”通常站在桌子上，不时用某种乐器奏舞曲前奏，或终止音。这类乐器安装在卡拉布风笛上面。那舞曲是老贝加摩舞曲。还有其他乐器，诸如小提琴、笛、吉他。奇奥吉奥人表面冷漠，沉静。他们以麻木的，几乎是倨傲的神气抽着烟听“丘比特”们吟唱。当他们听到《阿利奥斯特》里的英雄们矛声大作，游侠骑士死亡，小姐们献身，敌人大肆砍杀，进攻，这些听众群情激愤，全场骚动，大叫大嚷。玻璃杯被他们砸碎，烟斗被他们捏扁，桌椅被他们踩烂。“丘比特”常常成为由他们激发出来的疯狂的牺牲品。他们不得不拔腿奔逃。音乐爱好者们追赶他们，一直追至乡间。听众们一面追逐想象中的劫持者，一面大叫：“杀死妖怪！杀死流氓！杀死强盗！好呀，阿斯托尔夫！勇敢一些！好伙伴！前进！前进！杀！杀！”奇奥吉奥人就是这样子沉醉于烟草中，酒中，诗歌中，一面踏上他们的舟船，向着海涛，向着狂风，大声吟诵狂热史诗中的断章残篇。

我是这些爱好者中最安静最专心的一个。我经常观看他们的吟唱表演。从酒店出来后，我总是默默不语，若有所思。我的父母据此断定我是个驯良听话但才智有限，热爱艺术却无天分的孩子。他们认为我的音质悦耳，比起“丘比特”及他们的模仿者，我的发音更纯正，朗诵时态度也不像他们那样狂热，认为我无论日后做歌唱家还是做唱威尼斯船歌的船夫，“在城里混”会有出息一些。（“在城里混”一词套用你们法国人的说法，法国人形容做无聊的事时常说“到乡下去混





吧”，只不过是反其意而用之。)

我答应给你们讲的是我的两次爱情经历，而不是讲我的生活阅历。我就不详述一个十五岁少年，一个才华平凡的船夫过的那种“吃的是大米饭泡水，干的是船桨打肩活”的辛酸日子了。当时我惟一的乐趣就是听传到船上来的小夜曲。只要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我就溜上岸寻找乐师，尾随他们走遍全城。我的兴趣十分浓烈。我也恋家，而这种乐趣拖住我，我才没溜回家去。但我对音乐的爱好仅处于怀有好感的阶段，尚未到着恋的地步。当时我十五岁，正是男性嗓子开始“变声”的时期。我曾羞怯怯地试着唱歌，发觉自己的声音刺耳难听。我不敢有别的奢望，我认为我的前途就是用桨拍打礁湖的波浪，用船载一批批的客人。

我的主人和我常把轻舟泊于特拉格托，或大运河上的威尼斯轻舟站，从阿尔迪尼宫至赞德哥拉一带水面（土话称它为圣·热奥华尼·德戈拉托）。客人尚未上船，老板一般在舟上歇息打盹，我负责招揽客人。倘若遇到酷热的夏天，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。除此之外的季节，我最喜欢这个时候，尤其是船泊在阿尔迪尼宫的宫墙脚下，我就能听到一个女人由竖琴伴着扬起的甜美歌声。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曼妙的歌声从我头顶上方的窗扉间飘出，而这座宫墙那突出的阳台正好给我遮阴。这处小小的角落成了我的伊甸乐园。如今，每逢我乘船经过此处，我总会回忆起当时我纯真甜美的感觉，我的心房还会噗噗地狂跳。一块绸缎帘幕遮蔽着白大理石砌的四方栏杆，栏杆历经几个世纪，已经发黑，被墙头草及攀援植物缠裹着。这些植物是这幢富丽住宅的美丽女主人精心培植的。我有时看见她出现在阳台上。听其他船夫说，她是威尼斯最可爱最受异性追求的女人。我对她的美貌毫无兴趣；



虽然威尼斯的百姓对上层社会的贵妇人充满好奇。我是个只有声觉的人。看见她出现，我的心会快活地跳个不停，因为我很快就要听到她的歌声了。

我还听见船夫们说，给她伴奏的乐器是竖琴。但他们说得笼统，我无法想象它的具体形象。我很喜欢它的和音，很想见识见识它，饱饱眼福。我在脑海里虚构它古怪的形状。他们告诉我，这把琴是用纯金铸成的，比我的个头还要大。我的老板马西诺见过一把，琴首雕着美女的上半身，似乎要飞走，因为她长着双翅。我梦中见到的竖琴，有时像美人鱼，有时像鸟，有时像一艘挂满彩旗的船，丝绸做的缆绳使得琴音更和谐悦耳。有一次我梦见琴浮于芦苇水藻之间，我拨开湿漉漉的水草正要抓住它的时候，却猛地惊醒了，再记不起它的形状了。

年轻人的好奇心是异常强烈的。有一天，我决定去偷窥它。这个愿望多少次被我抑制过。我趁老板到酒馆喝酒的时机，爬到船顶，再从船顶爬到阿尔迪尼宫最低那扇窗的窗台上，然后双手抓住阳台的栏杆，跨了过去，从窗帘下钻了进去。

我看见一间豪华富丽的房间。但惟一打动我的是那把竖琴。它高傲地置于其他家具之上。我掀开帘幕的时候，一缕阳光射进室内，射到金光灿灿的乐器上，琴首雕刻着美丽的天鹅闪闪烁烁，光芒四射。我惊喜得呆立不动，不能近前细瞧它的精细工艺，精致的结构。它叫我联想起轻舟的舟首，半透明的弦索像金线。闪闪发亮的铜的部件，光滑如缎的木盒，盒上绘着花鸟，蝴蝶，色彩斑斓，手工精细，巧夺天工。

我不相信它就是竖琴。我置身于许多豪华的家具当中。

